

叶雯作品集 17

水  
一  
群  
的  
女  
人



2047.1

I247.5  
Y88

# 水样的女人

东南大学

图书馆藏书

叶雯/著

文艺



ZL141666

延边人民出版社 4032

# 水样的女人

叶雯作品集 ⑪

水样的女人

作者:叶雯(台湾)

---

责任编辑:邱梦琪

封面设计:蓝田

出版:延边人民出版社

印刷:长教工会印刷厂

---

850×1168mm 1/32 印张6

字数:140,000 199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3,000册

---

书号:ISBN7-80599-479-X/I·132

定价:390.00元(全集) 10.00元(单册)

# 又到收获时

(代序)

欣涛

欣涛自一九九六年开始向大陆读者推出叶雯作品以后，陆续收到了数以万计溢满热情充满关心的读者来信。对于大多数读者对叶雯作品的支持与关怀，欣涛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，并继续一如继往的荐出新作，以饕我们的读者朋友。

少年时光，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，她充满着浪漫，温馨，充满着梦的幻想，更编织着每一个人的方方面面。叶雯的作品，就代表着现代的青年人，代表着现代生活的欢乐与苦脑，代表着人生的梦想与回味，她的《就爱你的坏》《追猫方程式》《磨人小天使》无不让人读得爱不释手，牵人心动。《错坠时空的星子》《等候千年》《与你相约在前世》又让人进入一个梦境时分，产生梦的幻想。

随着时间的漂移，作品的持续增多，越来越多的读者朋友要求叶雯小姐出一套精美的全集。因此欣涛征得叶雯的同意，将叶雯小姐过去发表的优秀的作品，送给我们的读者朋友。希望我们的读者朋友们能象以前一样的喜爱、一样的关心。

这次精心出版发行的叶雯作品集共计 39 本。故事内容宜古宜今情节浪漫激烈，充满创意，一定能使读者朋友看后感到阵阵幻梦欲和新鲜感。最后欣涛要向读者朋友说几句心里话。当初能荐出叶雯是欣涛的努力。此时的全集更能代表作者和读者的心灵交流。欣涛珍惜叶雯小姐写出来的每一部作品，每一个文字，每一段栩栩如生的画面。请大家接受我的这份礼物吧！

欣涛 98 年 11 月台北

## 内 容 提 要

早在他十二岁时，父亲的两位好朋友为了瓜分他家的财产，竟然来个满门抄斩，他幸免一难，辗转回反，他终于有了复仇的机会，然而就在“杀人”现场，他发展了当初杀害他全家的帮凶之一的女儿。于心不忍留下了活口，不幸的是这对冤家竟喜结良缘。





“雪湖山庄”一片断垣残壁！

末春的萧冷夜色，为庄院的破晓添上几缕凄沧。往日巍峨的屋宇一夜之间烧成灰烬，雕梁画栋压根儿承受不住烈火的攻击。薄薄轻烟在空气间晃漾着，笼罩整片废墟。

“楼先生，我们得手了。”一个小角色上前禀报。

楼定风挺立于半山腰的寒风之中，凝视脚下凄凉哀鸿的景象，严峻的面容找不出一丝同情，也找不出一缕喜色。

“施家人呢？”淡漠的浑沉嗓音恰好配合他一脸的无动于衷。

“死了，逃走的余孽也跑不了多远。”他的得力助手江石洲用同样冷漠的语气回答。“他们不会立刻死亡，但铁定熬不过两天。”他掏出一个白色瓷瓶。“这种‘番红草’的致命毒性最长可以潜伏四十八个小时，是非洲‘咯瓦族人’的独门剧毒，也只有他们调配的解药才能解毒。伤者若不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服下解药，纵使大罗金仙下凡也救不了。咱们的人在饮水中下了药，又用吹箭射倒所有中毒较浅的人，施家满门不可能逃得过这一劫。”



“你确定这次的行动布署妥当，不会替我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？”其实，在行动之前楼定风已经亲自检验过所有环节，然而性格中谨慎的一面嘱咐也不可掉以轻心。

这份谨慎，是他耗费了太大的代价才学习来的。

他痴长了三十二年，生命中一半的时间都花在筹划此次的复仇行动上。而今，他成功了。

“应该不会出差错。”江石洲皱着眉头沉吟。“‘番红草’属于神经性剧毒，中毒者的中枢神经首先受到破坏，进入恍惚状态，失去正常的表达能力，所以，即使他们途中遇上任何人，也无法说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更何况附近人烟稀少，事情泄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”

“会就会，不会就不会，别让我听见‘应该’两个字！”他的鹰眼刺向助手。“警方那边也依照我的安排布置好了。”

“嗯。”饶是江石洲跟在他身旁见惯大风大浪，仍不由自主被他的目光所震慑。“我已经派人把不利的证据偷偷送进一公里外的流民窝，那群流民无恶不作，名声向来不好，警方不可能怀疑到我们身上，正好也可以藉着这个机会让警方有理由铲除他们。”

很好，一切都在意料之中，他向来憎恶计划好的事情脱出掌握。

“走吧，下去看看。”

山坡上的一行人以他为首，缓缓踏上受春露沾湿的泥泞小径。路的尽头，横陈着“流金岛”最大的私人产业——“雪湖山庄”。







“流金岛”位于南太平洋，是个独立为政的小岛，居民以华裔移民为生，几乎算是变相的中国殖民地，不论语言、文化都是泱泱中华的翻版。岛上丰富的金矿藏量令十二万岛民个个都小有财富。

曾经，岛上的三大家族掌握了全岛的经济动脉，连岛国政府也不得不看他们脸色行事。

楼定风犹记得昔时岛上楼、施、唐三家各领风骚的盛况，当时他才十二岁，是楼家第三代工长孙，然而他也记得，三大家族的友谊并没有延续多久，在他刚过完十二岁生日的西天后，施、唐两家便联手灭了大利润，政府单位也在他们的贿赂之下将案子压下来，楼家的血案就此成为无头公案。

在金钱面前，原本就没有真正的友谊。

年幼的他之所以能逃过一劫，全赖在母亲临时替他报上国际儿童夏令营的空缺名额。否则，今日的楼定风也不过是一捧黄土。

而后，陪同他出国的保姆接获楼家出事的消息，立刻将他送往国际救援组织寻求庇护，自己则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以免惹上不必要的麻烦。从此以后，他辗转沦落在国际寄养组织之中，隐姓埋名，俨然注定了如此这般地过完庸庸碌碌的一生。没想到二十岁那年，瑞士国家银行的调查员透过种种管道找到他，将父亲生前成立的信托基金正式交由他自由使用，他的人生及复仇计划才真正展开。

幸亏父亲成立这个为数可观的基金时并没有将它列





入公司的帐目，敌人完全不知道要追查；再加上瑞士银行的调查员从警方档案中找不到他的验尸报告，不死心，一路追查下来，终于让二十百五十万美金的信托基金物归原主。

经过十几年的蕴酿、计划，他顺利在两年前摧毁本来就日渐衰微的唐家，并且在今天以血债血还的方式，让二十年前负责铲除楼家三十七条人命的施氏一并从地球上消失。

纵目凝望“雪湖山庄”的满地疮痍，他并不感到开心，杀戮向来不是他的手段，然而，这份血海深仇太沉太重，令他无法说服自己改变计划。

这几年来，他学会的第二个教训就是，对敌人慈悲等于毁灭自己。

雇来的打手绕过焦味刺鼻的瓦砾走向他。

“楼先生，哪里有个女人还没断气，您打算……”对方不痛不痒地咬着牙签，仿佛杀个人只是举手之劳。

楼定风考虑片刻。“带我过去看看。”

他随跟打手走向一处坍塌的墙边，立时在墙角发现一个蜷缩成一团的娇小身躯，薄薄的白色睡袍抵挡不住寒意的侵袭，潮湿而纠结的长发覆住半边脸颊。

“她是施夫人？”他微微纳闷，以庄内的方位来推断，这个房间应该是女主人的卧室。

“看看就知道了。”江石洲上前撩开她的长发。

无名女子似乎被陌生的碰触震慑住，怯颤的身子重重





抖了一下。随着黑发被撩开的动作，众人首先看见她白皙颈项上的吹箭。楼定风暗叫可惜，他原本还想留个活口，问清楚施家目前的景况，确定没有漏网之鱼，现在显然是不可能了。

她的身上既然中了吹箭的毒性，即使中毒时间还不久，经过急救之后可以保得住一条命，但是大脑的中枢神经势必多多少少受到一些损害，谁也不能保证她会不会变成痴或植物人。

情况非常明显，倘若她的身份无足轻重，他没必要费心救回她。

江石洲终于完全拨开她的乱发，一张苍白得连嘴唇都看不见血色的脸庞映入众人眼帘。

楼定风硬生生收回他正欲离开的脚步。

“她是……”江石洲忍不住惊呼。

是她！

“留下活口！”他当机立断。

“你可知道她是谁？”江石洲被他的决定吓了一跳。“她是章律师的女儿。我们搜集的资料上解释得清清楚楚，当年施、唐两家之所以能够如此顺利接收楼氏，全靠章律师替他们伪造文书，政府官员那儿也全靠他贿赂、打通关节，才把楼家的案子压下去，你难道忘了？再说，她也是你的死敌施长准的未婚妻。”

“我说，留下活口。”他恍如未曾听见旁人的呼声。“送她到医院去，告诉院长，如果救不活她，‘乘风集团’收回所





有的经济援助。”他淡瞟着左右手，“善后的工作就交给你了，我先回去替自己的不在场证明做准备。”

而后，他头也不回地走开，仿佛对身后的女子不关心，仿佛他早已忘却她清甜白皙的俏脸。

但，离开废墟的同时，心中却反覆浮现着适才那张呆滞的脸庞。

她曾是如此灵黠，如此优雅……

章水笙。

好麻！

麻木的感觉一直从脑部扩散到手脚、趾尖，发梢……她不能动！半点也动弹不得！

远方传来一个模糊的呻吟，她听不出来是谁的声音，隐约像个女人在呼痛……而后，视线朦胧中，她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拿针搓她的手臂。

好痛！为什么扎我？放开我！

她想呼救，请人来帮助她，却发现自己完全不记得如何开口说话。“他”为何没来救她？

“他”……

“他”是谁？

……不记得了，只知道，他应该陪在她身畔的，他向来都是这样，不是吗？

他在哪里？

“长……”她想叫出他的名字，却发现自己竟然记不起





来。“长……”

她好慌乱，但无论如何也捉不住那个飘浮的名字，麻痹的感觉满溢出脑海，淹没整副身子。噢，她就要再度晕过去了，她不想再睡着，却敌不过睡神的引诱……

也好。她漾出一丝苦笑，睡吧！在睡眠中，没有痛苦，没有梦……

“她在笑。”而且笑得好凄迷，好美丽。一个缠绵病榻两个多星期的女人怎可能还美丽起来？

她的脸颊消瘦，脸色苍白，然而她依然令人心疼地美。楼定风察觉自己正在抚摸她的容颜，立刻缩回手。

不，他不再对她有遐思，早在四年前她险些害他性命之时，他便已看穿了章水笙的蛇蝎心肠。

“那可能只是脸部肌肉的短暂抽搐。”脑科权威宋医师对那抹笑容提出见解。“她的大脑皮质组织遭受永久性的损伤，对外来刺激反应比较迟钝，好歹需要一年半载的修养和复健才能够勉强恢复正常，现在不可能笑得出来。”

“她醒来之后，会有什么后遗症？”他扑朔迷离的眼光扫过水笙细致的脸。

“我也不敢确定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她的记忆系统已经受到严重的损害，势必流失某些记忆。心理学临床的失忆现象通常导因病患的心量因素，然而她的失忆现象却是脑组织受损的结果，属于永久性的。至于她的表达能力或体能方面是否受到任何影响，则必须等等到醒过来之后才能





知晓。”换句话说，她很可能变成白痴、瘸子、哑巴，甚至没有反应的洋娃娃。

施家的血案如今闹得满城风雨，警方已经掌握了破案的线索，铲除那窝流民，而最有嫌疑的楼定风也拥有强而有力的不在场证明。血案发生当夜，政治大老的女儿孙小姐指出他当时正在她闺房里，陪着她一起酣然入梦，凌晨才离开。

明白人立刻联想到二十年前的楼家惨案。大家也清楚，昏庸的岛国政府只要经过适当“游说”，乐意对很多事情睁只眼闭只眼，因此这件刑案很可能和二十年前那桩一样，随便捉个替死鬼做数。

宋医师不无遗憾地摇摇头。他并不清楚楼定风和章水笙的伤势有什么关联，只能接受他对警方发布的说词，那天早上他离开一位红粉知己的宴请时，在回别馆半途中巧遇受伤的水笙，于是对她伸出援手。

“嗯，我知道了。”楼定风的视线移向窗外的阳光。“我明天再来。”

私人花园里，新缘小池塘。楼定风静静坐在凉亭里，还记得结识章水笙的那日，天气也如同此时的蔚蓝。

说来奇怪，四年来，每回想起施家人，首先浮现脑中的影子总是她。严格说来，她还算不上是施家的人，然而当她父亲过世之后，施家慨然对这个小孤女伸出援手，自十五岁起她等于吃施家的奶水成长，而后更成为天之骄子施







长淮的未婚妻。

如果他不曾出现，想必章水笙后半生的日子将会快活而甜蜜，生一窝可爱的小娃娃，无忧无虑活到老。

但是他出现了，不仅摧毁了她的象牙塔，也损害了她的躯体。

“你长得很像一个人。”这是她首度看到他时所说的第一句话。

当时他吃了一惊，体内的每根神经紧崩到极点。根据内线消息，施家依然留着两大家族家长与他父亲的合照，莫非她看出什么？

“是吗？”他故意摆出一副不经意的神情。“我只是个打零工赚族费的职业流浪汉，凑巧来‘雪湖山庄’打打杂，怎么可能令你觉得眼熟？”

水笙歪着头打量他。他的外表和气质一点也不像个“流浪汉”。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这样不羁倨傲的人正适合四海为家，水泥森林只怕关不住他。

“真的，我觉得你长得很像‘萧峰’。”

楼定风忍俊不禁。好可爱的大女生，她和施家有什么关系？看她样子顶多二十岁，八成还是个学生。他明知自己这次私下混入敌人的阵营里探听消息，不宜太明目张胆，引人注目，却依旧忍不住和她攀谈。

“萧峰只是金庸笔下的小说人物，又没有实体，你怎么知道他长得像我？”

水笙漾开清艳的笑容，这个陌生男人不问“怎知我长





得像他”，却问“怎知他长得像我”，由此可知，他确实自傲。

“因为我想象中的萧峰就似你这副模样。”她还想说些什么，远方倏忽传来叫唤的声音。“他们叫我回去吃饭了，明天再来找你聊天。”纤细的身影潇洒地跑开，跑到半途，忽然回头。“先生，我叫章水笙，你怎么称呼？”

章水笙？他这个名字弄愣了半晌，心头所有的好感霎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“我姓林。”楼定风随口敷衍过去。

章水笙，她的父亲是迫害他家族的帮凶——从此以后楼定风对她留上了心，只是偶尔仍然会怀疑，上天是否太眷顾她了？身为“帮凶的女儿”，为何她能拥有如此清甜纯净的气质，仿如仙子？

虽然，事实证明仙女般的人儿其实蕴藏着娇女的心肠，日后她仍旧不时会想起：如果她不曾出卖过他，如果她不曾害他险些死于非命，今天他是否就会放她一条生路？

醒来之后的她，又会变成什么模样？

早上在她脸上看见的笑容，当真是错觉？

“楼先生，”佣人急匆匆跑过来，“医院有消息，章小姐忽然醒了。现在的情况很复杂，请您立刻过去看看。”

“情况复杂？”

她醒了，而他还没决定要怎么处置她，情况还可能更复杂吗？

他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医院，来到病房门口，马上知道情况绝对如同佣人所说的一样“复杂”。结竟一个堂堂





脑科权威抱头鼠窜，被三根针筒追杀出病房，情况不可能单纯得起来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他及时替宋医师接住射向后脑的针管。

“她……她……”宋医师惊魂未定，恐惧的眼神瞟向他。“她很悍。”

“悍？”他压根儿没想到自己会听见这种答案。“她不是病得奄奄一息，快没气了吗？”

宋医师的脸胀成猪肝色。“她一看见陌生人就拿东西乱砸，不肯让医护人员接近她，偏偏这里的每一个人对她而言都是陌生人，我上哪儿去找一张她还记得的熟面孔？”

“啊！”又有一个男护士被餐盘和枕头砸出来，里头还掺杂了一声尖锐的女性尖叫。

他和章水笙交谈过几次，依稀可以分辨出这副嗓门确实属于她。原来女人无论平时多么优雅，尖叫起来通通一样泼辣。

“我进去看看。”他马上获得无数受害者支持和鼓励的眼光。

头等病房里比刮风过境的灾情高明不到哪里去，除了沉重的病床和家具留在原地，其他细碎物品全扔在地上，衣服、茶杯、枕头，连单人沙发也倒扣住墙角。

他的肚子时霎时升起一把火。太过分了！没有人可以在他面前撒泼撒蛮，病人也一样。

